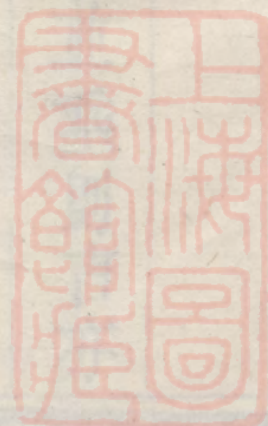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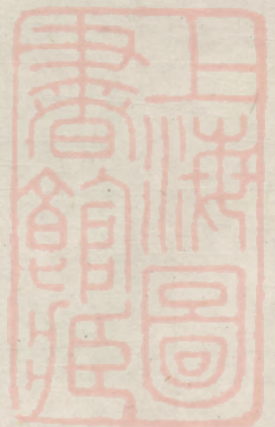
陳氏家乘

和言

藝文志小引

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次立節





藝文紀小引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夫言與功德並垂則言亦足尚矣昔龍門史記彪炳千秋班固漢書垂聲奕世其間有功有德藉之而共傳于不朽凡若干人矣是人借文傳而文亦因人以著則言與功德豈多讓焉余族由漢及今文章德業代不乏人如前此若太邱公之德業文章卽後少陽公之書疏詞賦至今煥然輝如日星亦可以見功德與文章並垂之效矣因纂輯先人之鴻

文鉅篇可爲世道之程式及傳銘序贊可表揚
先世之潛德幽光者爲藝文一書非敢曰顯揚
先人今聊爲後來立德立功立言者之一觀云爾

肯

永樂八年歲次庚寅

裔孫廣仁頓首拜書

少陽先生文集序

余嘗與李忠定公之孫大有爲友得其家所刊陳公少陽之集梓類旣詳今又得三山孫君遇正鳳所輯又加詳焉嗚呼自吾有狄難如劉仲偃傳公諱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元任諸賢皆死節之著者其次則如蔣興祖張確朱昭郭許朱友恭等之義不苟生其次則有忍死于虜而卒能自明三者雖不同歸于全其身爾矣至于平居不與榮祿緩急不當事任而敷陳大計連拄巨

阿日... 名...
奸之死弗移如陳歐二賢則又人所難行者焉大過之
遇日過涉滅頂竟無咎益于事爲宛而於義爲無過然
則寧爲陳歐而不幸歟其爲童蔡汪黃而幸也君遇風
號多聞加遊淮楚客京口嘗訪陳公家里得其言行甚
悉旣爲之譜系併以恩陵前後詔旨臣僚奏陳前輩題
識與范傳李記列諸篇帙非惟著國家育材之功抑以
章祖宗悔過之美意集凡若干卷

宋禮部尚書魏了翁華父撰

贈秘閣修撰行狀

夫簡其拔於世

吳郡吳縣人

公諱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也曾大父諱廣大父諱思齊考諱震自五世以來以儒嗣其業皆隱德不耀公生而性穎悟未冠以如成人傳學強記善屬文年十七朝廷以三舍取士入學與諸生居十年以上舍貢于辟雍升太學在太學十五年屢以校定試上舍俱不利人或誘以他道進公正色謂之曰吾雖不才必欲取科第爲親榮君奈何以此污我耶政和三年朝廷大作雅樂命

太學生五百人習之有司將按試于廷或謂事竟且次第推賞時諸生及縉紳子弟多以夤緣獲預者人人有德色公時以齋長預焉一日輒詣長貳白辭之長貳謂公曰樂成且官矣人咸願預而不可得公何遽辭焉曰寧有是事萬一有之吾可以僥倖進身耶同舍人力挽之卒不肯預有識者高之俄而奔先君喪以歸哀毀以疾終三年不入婁室鄉黨稱其孝服除復遊太學毅然有澄清之志每與士大夫論其奸徃徃怒髮衝冠見者

爲之竦然宣和八年金人寇河北徽宗勅於勤淵聖皇
帝卽位明日召內外及士庶言時政得失公慨然曰太
學賢士之關國家涵養之地豈無應詔者乎乃率在學
數百人上書闕下首論蔡京王黼等誤國奸狀乞正典
刑以折虜氣淵聖納其言然執政者營救之猶未遽出
時金人犯京城公在圍城中再上書反覆論京等罪惡
繼而臺諫亦論列京罪于是朝廷始盡黜而誅之明年
春淵聖方召五路兵以拒虜用李綱种師道主其事而

肉食者偷安畏懼欲爲城下之盟沮罷綱師道等京師
俱罷兵虜人乘我不備恟不自安公曰事急矣于是
夜復草書黎明合在學諸生伏闕下以進軍民不基而
會者十餘萬人淵聖悟卽起二公于廢籍中金人聞二
公之復用也因遂解去初公之與諸生伏闕軍民始相
聚以觀俄至數萬奈其書爲奸人蔽塞不通軍民因毀
闕前欄楯擿登聞鼓其逞者憤宦官之前爲奸也乘勢
鼓噪殺御藥所朱拱之等至揉其虜髮公止之雖甚力

衆怒譁不聽有同舍人前謂公曰事勢如此奈何盍且
逃死乎公笑曰君何言之謬耶吾去則君等戮矣顧君
等何罪吾今自是頭已在地矣繼而綱師道出謂衆曰
朝廷已復用我總兵矣衆皆識二公丰采遂稍稍散去
實靖康元年三月初五日也于是用事者遂以脅持君
父爲名令太學官屏公出學已而王時雍輩又欲矯制
盡殺太學生上書者賴開封府聶山力救得免淵聖復
降內批付山日前日太學生陳東言事誠出忠義可令

還學山同祭酒楊時出御筆率學官請公或曰君可去
矣公曰吾家貧親老欲由學校取科第今天子禮士如
此吾何舍學校去乎遂還學久之宰相吳敏請以官命
公實欲寵之也公再上書力辭不受夏五月因謁告歸
省親公旣欲以科舉進是歲秋八月應鄉貢進士舉預
薦未行奉親居里閤甘旨之餘日與親舊把酒爲樂酒
後耳熟往往援筆賦詩以自適冬十月金人犯京城公
憂國步艱危致寢食俱廢繼聞京城陷乃北面慟哭或

中夜興起恨無死所明年夏五月今上皇帝卽位於南
京改元大赦公聞之喜而不寐謂所親曰吾今始有生
意未幾有旨召公於是知鎮江府延康殿大學士趙子
崧移文趨公行公聞命戒行李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
子卽大位十日而不詔呼一布衣必欲聞天下之言也
有君如此頂踵尙奚足惜耶遂就道以棺自隨示不求
生以害仁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卽具狀申尙書省不
報因寓居神霄宮杜門不敢見賓客聞宰相汪伯彥黃

潛善議欲遷都建業京師人請日益不安遂上書乞罷
潛善伯彥進用賢相又上書請車駕早還京決策親征
又論遷都於國家大有利害者又不報公知事勢已不
可回欲乞歸田里待罪狀未及上私念之曰天子以忠
言召我若不以微罪行人必以畏禍而去遂蔬食焚香
草書再上力論潛善伯彥等奸書既上潛善以公言逼
已廼與宦官康履謀以他事奏請令應天府尹孟廋追
取而殺之蓋康履方怒公在靖康初伏闕致軍民殺其

黨朱御藥輩而孟度又王黼客也潛善伯彥既有殺公
意二憾在焉遂置極法公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
得罪死然公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
病朝廷徃二畧施行之方應天府追吏之來也公睡正
熟寤寐而見之乃徐起更衣索飯語吏曰朝廷召我來
未曾得見官家爾曹不可無禮容我寫家書吏曰不敢
遂就食食訖索紙作書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遒勁
有顏柳遺法臨刑聲色不變既死面如生識與不識之

人莫不爲之流涕隨行僕夫具棺以殮鄉士胡璿爲護其喪以歸建炎三年春車駕南幸臨安大臣有以公死爲言者上始驚悟卽命贈承事郎仍官有服親一人夏四月車駕回幸建鄴道由鎮江叅知政事王綯爲上言曰昔太學生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行奏請亟加誅戮上曰朕方深悔過之誠旌盡忠之士旣以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贈錢五十萬紹興三年再貶南京用事大臣復

追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仍與兩資恩澤賜官田一十頃

誥詞御筆云云初王絢旣言公以忠死上卽命賜其家

官其子絢退而謂人曰以此見陳公之死非聖心也公
被罪之日年四十二其配吳氏生二女方赴召時吳氏
有娠一月晝寢夢白蛇自身外繞其身驚而覺因語家
人家人皆怪之及訃音至始知薨之日乃被罪之日也
遺腹後得一男聚族而觀之且悲且喜知公之後不絕
名曰嗣宗二女長適忠翊郎楊中和次適潘好謙右廸

功郎處州麗水尉皆以公恩澤故公之沒也祖母蔣氏

卒繼母吳氏年高而家益窶二女未及嫁而嗣宗尙在

孩抱公之配吳氏乃謀諸姑請于朝令南受所賜有服

親恩命哀慟者累日始公母蔡氏懷公七月而生六歲

而蔡氏卒鞠於吳氏公事父母盡孝事祖母尤謹而吳

氏視之如己子繼生二子曰南曰坦兄弟友愛人不知

其異母焉公平日與朋友信其於鄉黨恂恂然宗族姻

婭皆得其歡心家雖貧而輕財重義賙人之急雖質衣

冠不靳也爲文章不事華靡命意立言必合風化有詩

文數百篇經兵火多不存自少尙氣節有憤世嫉邪之

志當宣和末羣奸益用事公知其社稷必危嘗因大雪

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筮齋酒酣聯句爲樂衆皆默然不

能落筆公獨爲古詩云飛廉強攪朔風起朔風飄飄灑

中土雪花着地不肯消億萬蒼生受苦寒天公剛被陰

雲撫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聽誰

肯採摭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

如杞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
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酆都獄
急使飛雲作水流潺二東方日出能照耀坐令和氣生
人寰又爲律詩三十韻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被蒙
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措意類如此在淵聖皇帝
朝凡六上書今上皇帝臨御又三上書公初上書論蔡
京王黼等太學人人言殊雖平日與其腹心者然亦忌
憚蓋以數人者用事日久盤根錯節恐未易以言破也

公乃曰公等未許我我當斷之於心於是閉門焚香危
坐默自計曰書上而言幸中朝廷設命我以官雖貴且
顯吾不受設得罪以死吾不悔如是可也繼而諸生見
公翕然願從而爲終始紛二矣俄而祭酒謝克家司業
望之博士孫覲坐堂上克家曰聞爾率諸生伏闕奈何
俱不敢答至覲則曰太學何蕃蓋所以稱于當世者獨
以叱不館之士不從朱泚之亂而已未聞伏闕也上書
何爲公亦不答卽長揖而退二公訖無所發怒諸生又

以是偉公故書終得達今徃徃皆流傳天下公初至太
學奔喪歸而先君已葬矣公以喪非治命欲擇遷葬蔡
氏合之志未遂而公被罪以歿南後于縣之尚德鄉桐
村之原得吉卜焉以建炎三年十月十四遷先君與蔡
氏合葬以成公之志而公之喪實附焉南重惟不肖未
爲公立墓隧之碑今述公平生事列于行狀以備史官
採擇云

右修職郎處州錄事叅軍弟南拜撰

宗史列傳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早有雋聲倣儻負氣不戚戚
于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
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

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壤亂於前
梁師成陰謀于後李邦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
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劄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
四方以謝 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人徽宗東

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
右金人迫京師正請誅六賊時師成尙留禁中東發其
前後奸謀乃請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
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
門下上書曰在

朝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忘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
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廸蔡懋李稅之

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 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

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 陛下之能任賢矣斤時

中而不用知 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

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 陛下

任賢獨未能勿二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李綱

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

等嫉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

歸罪于綱夫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事豈可遽以此傾動

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 陛下他幸京城騷

動若非綱爲 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

邱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

謗嫉無所不至 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

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

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 朝廷能復都大梁則

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

復敗盟乎一追一退在綱爲甚輕

朝廷爲甚重幸 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

心付种師道以闡外之事 陛下不信臣言請偏問諸

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

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有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

昇登聞鼓搥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鬻而磔之于

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使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旣解

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

雍欲盡致諸生于獄人人惴恐 朝廷用楊時爲祭酒

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彌謗議奏補

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

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

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

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

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

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

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

以語激怒

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善府尹孟
度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
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廁吏有
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則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
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遂出別同邸
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其屍瘞之東初未識綱
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

二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
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已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
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
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
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一人賜田一十頃

李猷贖屍記

建炎改元八月猷以妻父歿於王事自京師詣南郡行在所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學生陳少陽叙事畢從容謂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爲我圖之猷曰太僕寺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顧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遠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爲我辨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

心所欲言之者其餘盡煩吾友也於是書三上皆不報書
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
榜通衢斥小人附李綱者猷知其爲少陽設也錄以示少
陽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河益臣以召來不敢私
還也後二日太僕寺承之子大方愴惶過猶曰少陽已執
赴應天府矣猶應之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
士之常公各家子何足多怪但未知罪之輕重耳因偕大
方就卜孫黯曰公所占者恐有負累耶此人自得罪名不

及也抵暮乃知少陽已死於市猷愴然若無自存遂於此
館哭之移時其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竊伺者猷呼而前曰
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耶輒曰某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
收行李之屬某輩亦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
何預汝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召其徒而
衆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輩若懼得罪則我
豈無所懼乎又恐其不知信乃命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
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欲求去

猷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耶一有去者罪在汝輩於是諸
僕皆不敢去猷乃於所鑑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
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
少陽之屍歸屍先塋恨無由之知少陽有靈當啟我心使
有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憾矣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
一兵官有頃守視者鼻其尸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而伺之
至門外忽有言曰前日鼻而秀才今日又鼻一官人其人
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卽此是也明日猶往審之

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辯誌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趾間有癩焉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蓋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於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尙未得其首也於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葬之蓋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橫集也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併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暇問妻

交事有能力津遣其柩遂亟還京師始少陽就執之時猷

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蓋是日有應天府一

吏來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來不敢私見吏

曰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豈有公文耶吏乃賫出半片紙

唯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又問此何公文吏乃忽怒而目

視若有所呼繼而數卒環其左右少陽乃肯首曰東自知

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朝廷召我來若

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來報矣今汝輩來是東

得罪矣又豈敢逃避而去尙容吃少飯否吏許之卽食又
論之曰吏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悉付之羣僕拂袖
趨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腸與歐陽澈各
梟首於市門猷悼哭友人直言得罪一至於此輒私誌其
事之終始以俟異日史官之採擇云

昔

紹興改元正月望日、

四明李猷嘉仲記

陽江志卷之四

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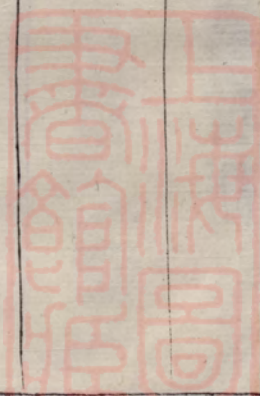
事之... 陽江志卷之四

梟首... 陽江志卷之四

歐州... 陽江志卷之四

簡之... 陽江志卷之四

餘... 陽江志卷之四



家書

東百拜上覆

婆婆 姆姆 十四 叔 嬪 十八 叔 嬪 三十 叔

媿家中骨肉上下俱安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
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
十九日又上書念五日又上書當日晚忽有應天府吏
人來追取東必是得罪恐死生未可知然東已處之定
矣竊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老兒煩惱今特寫此紙恐

要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新婦並二女東不暇顧恤盡

教 婆婆

姆姆諸

叔 嬖照顧處置新婦現懷孕

或得一男卽 先人之後不絕東死無恨矣六五弟善

事六三哥同奉侍二老兒勿教失所想諸 叔 嬖更

不在叮嚀也二弟遍諸房尊長呼名起居見 姑姑亦

傳語四七妹今年便可與他成結了却死生天也切勿

念東除隨身衣服外其餘行李盡付十六郎并諸僕攜

去且助二老兒使用大娘長成中間已許四六姐六五

郎爲親如他家不悔卽與不然則別作處之請將此紙
送與四六姐一看其餘不復言矣秋氣尙冷伏祝善加
保重不備

建炎改元辛亥八月二十五日東百拜上覆

婆婆 姆姆諸 叔 嬪座前

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二
郎諸弟妹不及一一作簡會諸親一一道意東八月
二十五日晚南京神霄書

六十郎石青曾慶劉福趙慶吉能如將行李到家可

一一多與錢羅貴遣去梓州襄城為二嫂去秦宅下

書恐月初到千萬千萬東又覆

我炎知天辛亥八月一日十五日東日其止

料重不辭

西六賊一澤其糾不野言矣

服盆懸賊此來不辭明與不熱

跋家書後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為太學生當虜騎深入

國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

以官既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即位

之十日以布衣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當時用

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殛遂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

不免畧無憂色對所追吏更衣進食索紙作書以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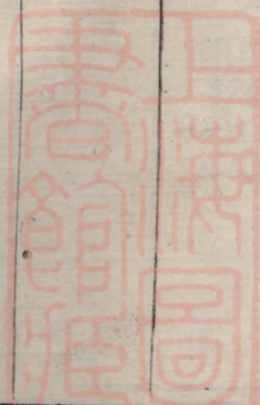
家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誤其書

竹紙所寫反復有字不有裝背一書其壻潘好謙揭而
兩之無所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物護持而至然者三
年用事者既逐天子感悟追贈京職復賜錢五十萬紹
興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仍官其子弟錫之士
田以恤其家德至渥也則其大節固已托不可朽而傳
無窮顧所遺家書歲月浸久恐遂磨滅謹用刊之于右
垂示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氣素定視死如歸
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

昔

紹興十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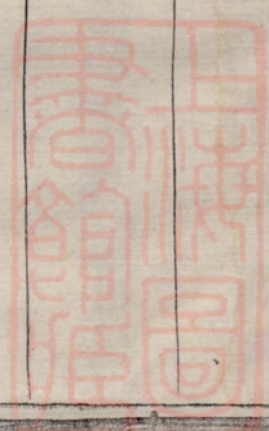
弟南泣血謹書



族前立血親

與十二平效太子為皇四且經日

昔



答延康殿學士趙子崧書

少陽公

七月十一日太學生陳東謹再拜裁書于判

府安撫延康閣下自閣下下車以來東村野跼伏曾未

遑修進謁之儀一展桑梓之敬懈怠之罪復何所逃方

此恐懼忽蒙專价吏頒示公牒併賜之書東拜命感激

愧無以當伏念東生四十二年矣自四五歲先君教之

讀書畧通大義精奧不甚解也于時事一無所長惟愛

君憂國之心憤世嫉邪之志出於天性不可強而奪年

陳氏宗譜 卷之四
十七八先君命事科舉游學校欲令以宦學起家自初
至今二十五六十年矣東謹守嚴訓蹉跎潦倒不悔也宣
和七年冬孝慈

淵聖皇帝登寶位時方強虜犯順朝廷艱危宗社之勢
甚如壘卵東在太學爲諸生親覩國難不勝切齒刻

骨蓋其所以致禍之端深知備見抑鬱於胸中有日矣
於是合在學諸生千百上章叩闕一吐之覲裨親政之
萬一狂妄之罪至於再三理合誅夷賴國恩寬赦其

大死下 朝廷既又命之以官東惶恐失措循墻走避辭

章屢責僅乃獲免旋即告歸桑梓之下負米奉祭養爲

世幸民已是過望尙復何求夕日北面祈饗 國威大

振狂虜殄滅側耳捷音欲與黃童白叟酌酒相慶庶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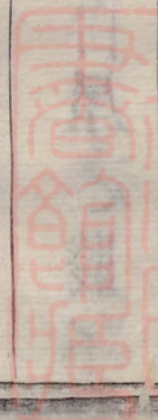
復見太平不意朝奸稔惡縱敵爲患遂致大變使我兩

天宮蒙塵九廟危殆金枝玉葉墮落虜營姦逆乘勢僭竊

大寶天下忠臣孝子疾首痛心東雖布衣白屋之賤不

足道者然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含齒戴髮粗

知忠孝豈忍坐視君父之危辱而安寢甘食乎號天
叫地恨無死所幸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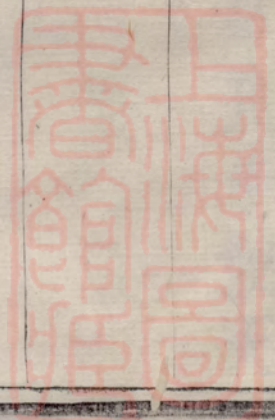


天子龍飛社稷復興我宋天下之人獲再覩天日之光矣
奈何二聖未有回鑿之耗一人不勝宵旰之憂苟有
血氣之屬孰不願損軀頂踵爲國復恥如東之愚何
足以爲策引領朔風泣血而已豈謂仄席首及微賤
閣下布宣德意敦諭諄復東雖欲懇辭固避以伸知難
之義不可得矣當卜日趨赴闕下少效愚衷圖報萬一

區區非毫楮可具且夕俯伏堦墀詣容面陳不宣



圖圖非濠蘇何具且又物升散裝許容回刺不宜



答洪都提舉監丞蔣宜卿書

少陽公

七月七日太學生丹陽陳東謹再拜奉

提舉監丞朝

議閣下卽日秋暑伏惟撫部多暇尊候起居百福東伏
天蒙特遣急足遠賜書翰并示到照牒一道舉東應詔赴
行在所仍給曾子一紙計錢一百千助東路費并差兵
士三人隨行東恐懼莫知所措東白屋一介之賤溲倒
粗踈涉世迂闊生四十二年矣未嘗修進謁之儀以干
公卿大夫頃在太學爲諸生時閣下佐官水衡東適

有鄉人校館閣下夤緣邂逅獲一望丰采然恨未足
少欵以露心腑豈意誤聽以東姓名點污薦墨乃取東
徃歲獻書之故此猶非敢當者東不肖無狀暗于自揆
逢時艱難輒有所論列狂妄之罪理合誅夷仰賴

天子聖仁赦其萬死已是大幸豈敢有他望哉向者少宰
吳公嘗以區區亦請于上命之以官東于是循墻走避
上章抗辭至于數四僅乃獲請

朝廷蓋哀其誠而諒其無他也今豈敢復望以此受知于

有位以僥倖進身耶 閣下之意則厚矣 閣下乃無

過乎昔孟子所謂近臣遠臣觀其所主所爲主則賢否

可知矣東豈敢貪冒公舉以累 閣下之賢乎不敢不

敢所有照牒錢券謹具別狀投連粘封授來价繳納伏

望提舉監丞朝議 閣下亦哀其誠而諒其無他而俯

從之幸甚未有叅見之朞伏祝爲 國保重不宣

翁之幸甚未嘗忘其文藝為無益之圖於重不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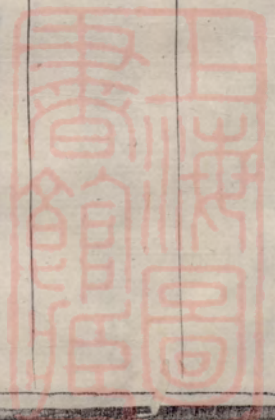
登臺舉盥丞牌類圖不衣衣其類而補其無辭而類

黃洲有照淵慈卷藹其狀非地野林佳姓來介戀味水

西映尖東豈類食昌公舉以累圖不之賀平本效不

豈平肯益千池請成百發引勝其地生視公之實其行

亦益以翰翰銀良耶圖不之賀平本效不圖不代無



五
跋建炎第三書草

祝允明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
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
其後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卽此書也
今人見其碎諫鼓磔內豎至輿櫬俟戮疑其所言必巉
絕近詳觀此藁開陳事體屈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
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藁書八月二十五日按
其日卽壬午也然則且草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

陳氏宗譜 卷之四
三
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處死
生者哉儻蒙賜盡于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
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
庶父母之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
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學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生
孫育思和取柘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勤
天下良心之同也予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云

正德五年歲次庚午十一月二十日紀

跋奏議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節義一操
諸身非特光祖耀先閭里聲名在國史功業流後世
靖康建炎間六賊在朝懷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
有位於朝無言責於已一但忠義憤發伏闕獻書鋤奸
臣關賊子極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世忠臣義
士之歎向非高宗皇帝降詔責已引咎自躬追贈爵秩
錫土田官子孫以旌取諫則朝廷負殺士之名雖滌三

江五湖之水亦不足雪鑰于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

恨不得悉覩公書一識公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

引公之後且正于賓位因得識公後而悉覩公書則公

之忠心義氣可一閱而知焉嗚呼疫風知勁草板蕩識

忠臣諸公于時為公愧云

嘉定元年戊辰癸酉拙

吏部尙書四明樓 鑰拜撰

延泰齋

跋奏藁

先伯父修撰于建炎間論國存亡大計忤權貴而干斧
鉞可謂忠矣世之爵祿盈者而且忠衰于君而伯父乃
以布衣奮不顧身卒陷大戮從古未之有也四明李嘉
仲乃能爲贖首領歛藏而歸葬之不亦義乎昔李固暴
尸之時郭亮上書乞收葬不許因徃守喪董班亦循屍
不去由是名顯嘉仲一節亦必與先伯父大書信史列
於忠義並傳不朽與

姪鼎泣書

不主由呈... 不涉與

不主由呈... 一楨衣必與共計定

凡之... 不精因... 衰衣... 衰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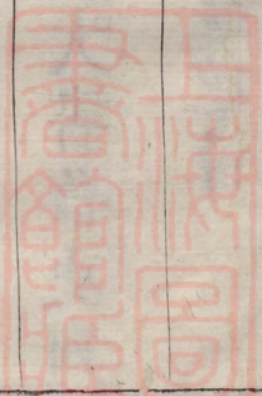
不主由呈... 不衣... 昔本...

不主由呈... 大... 古... 本...

不主由呈... 且... 岳...

不主由呈... 大... 本...

過秦策



跋建炎三書

劉宰

修撰陳公鄉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四書家且有紹
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楊茂良樗年求之公
家公孫光悉以授之遂不復所有惟此蓋建炎第三書
公所以坐于殺者其辭旨鯁亮字畫遒勁使見者駭歎
豈少陽固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使留以爲家寶
耶公之就逮應天也爲書辭其家人語尤壯識者爲賢
于范孟傳之書手札亦爲前倅楊君九鼎所得以歸公

之孫甥潘氏然其歸未審也余既爲公惜諸藁及遺書
之亡而幸此稿之存因公四世孫燧裝成卷軸首尾不
但欲公家世世子孫知所愛重亦欲馬氏楊氏潘氏之
子孫聞之惻然諸藁或可復歸云

嘉定十五年壬午正月中澣

修撰陳公奏稿後序

遂伏讀鄉先生修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宗德澤之
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裔夷之所以入中國
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焉然切怪夫紹聖黨禍踰四十
年而忠賢盡于爰荒子孫老于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
之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于殺死而
不悔兮

聖天子仁覆如天未罪一言者是宜忠言嘉謨日聞于上

羣臣萎蕤駸駸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
 聞天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其甚于刀鋸鼎鑊之在
 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切有憂焉者也轍書陳
 公建炎第三書奏藁之後

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四月朔旦

里生王遂敬書

蘇州刺史公奏蘇蘇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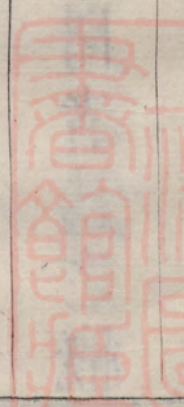
盡忠錄序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秘撰事云秘撰所上建炎三書其
宗乃說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留先祖而黜汪黃詞皆
坦二明惟最後指陳一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
以罪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爲忤也時歐
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激
上意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黃復動以危言遂俱卽東市
因以謫先祖海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匪人至今

有恨之有日始罪東出于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稿
 不傳于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
 深旨悉從其舊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蓋掇取賜金
 制詔中語固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首鏤木以廣
 其傳秘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為之死是書不出九
 泉不瞑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
 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黃選部少陽
 論二人姦譎必誤中興遂致極法次李春布成章因張

遇事言激上二人亦竄逐布衣魏佑連上六書亦不得
其死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亡
也先祖意謂必當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伸論汪
黃逐之賊虜方張不可守禦或謂中途刺殺之則衛尉
死于二人之毒手無疑矣當興復草昧之初朝廷未尊
言及兩朝相馬魏二一公皆默然被害人無知其冤者則
秘撰之死天子旋即悔痛累詔褒贈至今聞者爲之慨
暮興起可謂死且不朽視二公其幸多矣大有將以是

書求引跋于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秘撰所
 得其死者姑採摭云



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黃帝之知農夫知不可世樂也...
 出於所意謂必當見錄...
 其孫...
 歌...
 歌...
 歌...

盡忠錄序

宋以忠厚立國禮義養士金人狷夏之初少陽陳公與
布衣歐陽徹首以忠諫死其後死封疆死行陣死沙漠
者不可勝紀雖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皆其所自盡者而
深仁厚澤之所敷遺明效大驗要之不可誣也顧諸臣
皆死賊慷慨赴義乃所甘心焉少陽死於姦相其本心
豈欲至是其所遭際然耳蓋方是時用事者偷安畏懼
不日遷都則曰割地可定大難安社稷者惟一李綱羣

小嫉之如仇以張魏公之賢亦嘗劾綱而佐汪黃少陽
以死爭乞用綱次策征討力排割地之說其見惡時宰
固宜向使其言獲用綱不斥去則宋不南社稷不墟中
原不左衽少陽死李綱斥宋之不競不待智者而後知
已於戲古之以諫死者逢于皆世臣與國同戚休少陽
尙爲諸生未沾一命徒以區區一寸之忠不能自默至
于死不悔不尤重可傷哉或疑洛陽少年易其言斥以
死君子少之少陽率諸生伏闕論天下大事力詆羣奸

不得命不止忠憤所激衆集至數萬涉脅特之嫌使奸
人指以爲名卒陷大戮揆之中道若有未安殊不知事
有緩急漢文何主何其時何時誼不能從容納說乃干
立談之頃輒爲人痛哭少陽遭時孔棘國存亡在呼吸
間揅之不得不急君臣大倫根于天性父母之讐不共
戴天言出而死有所不避此少陽之所以爲忠也少陽
姓陳氏東名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
秘閣修撰近丹陽太學孫生育得所謂盡忠錄者質之

陳氏宗譜
卷之四
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于丹陽令申君理刻以
傳錄曰盡忠蓋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各用高
宗賜錢詔中語也育緘書京師請于序昔唐何蕃叱六
館士不從朱泚之亂且顯名當時韓愈氏亟稱之况少
陽精忠大節若此今讀其書猶凜凜有生氣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是烏得無傳傳亦何假于叙而後人仰止先
進圖其不泯事關風教不可不以書于是乎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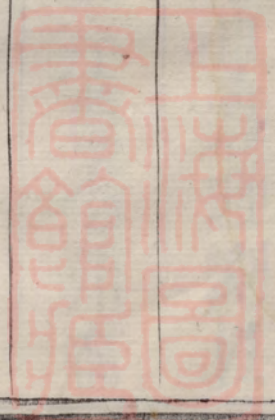
昔

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夏四月朔旦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兼經筵
官石淙楊一清序

五齡十一平歲次丙午夏四月既旦光祿大夫林國少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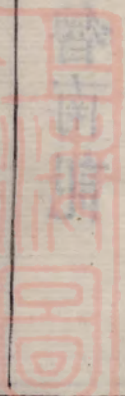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廷英大學生職師部兼豫

官正尉縣一衛京



跋盡忠錄

外學傳刻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答論諫者二書就
建炎時慰家人一書詩藁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所
誤行狀友人李猷有贖屍記省臺有上論薦及死事劄
子凡七欽宗御批一恩陵論命凡八哀挽題識凡四十
有九宋史傳一編次首之以圖像狀傳者重人之思也
前後論諫而間敕以劄者序其年也後雜詠于哀挽題
識者見公之餘事也曰盡忠錄者用其舊也昔丞相綱

之孫大有序盡忠錄而獨存其序恐卽是物也遂以名
篇拔行者縣令申君爲民之觀也太學孫思和爲鄉人
之榮也思和初得建炎第三書遺草嘗刻于石可以觀
素志矣公與歐陽德明同上書遇害歐陽有飄然集後
附公三書獨不見其全今得次序之者亦沂之志也

昔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四月晦

巡撫忠純

後學勤陳沂魯南記

少陽公祠堂記

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然人知重在夷狄而反之也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夷狄當其時以戰鬪死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當其時則更有以諫諍死者戰鬪死者天下哀之猶淺諫諍死者天下哀之獨深此宋贈秘閣修撰少陽先生之死至今數百餘年而痛憫傷悼雖廟祀尸祝猶以爲未足也自熙豐以

來其所由來者遠至靖康時北虜日盛內逼京師夷狄
之勢不可反矣而中朝六賊實爲之地小人之勢寧可
言乎斯時識力具備足當其任者李忠定公一人而已
使能獨專其任而誅斥六賊則天下猶可爲奈一二宰
執內忌外懾與六賊相表裏不日割地以和則曰遷都
以避而忠定宏才雄畧直道正氣不克少抒公發天下
之危言當天下之大難六上書淵聖三上書建炎屢遭
屈抑日益奮勵卒之汪黃二賊蒙蔽矯詔身死其手比

之東市之慘殆有甚焉是以天下之人聞其死者莫不
扼腕流涕而有百身莫贖之嘆高宗悔悟贈官推蔭及
駕經公鄉贈錢五十萬緡紹興初又贈田賜秩嗚呼人
心之公出於秉彝之初君心之明復於蠱惑之後以是
觀之若公之盡忠爲國雖天下祠之可也而况其鄉哉
抑吾以爲祠之者之意不惟風義以起懦而已其欲謹
夷狄中國之分於封疆戍好之間也夫其欲嚴君子小
人之辨于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奸邪蒙矯之迹

于倉卒變故之時也夫上誥下詔一舉數得其為教也

大矣深矣至正德己卯監察御史台南葉君巡按江南

以江西之警視師江上道出丹陽問公之故慨然以瞻

謁無祠為缺因近地有五聖廟者茂林幽勝遂命有司

改建焉時陽令朱公方以憂去壇令任侯承檄來攝不

越月而規制以完繼而趙公至從而成之未幾葉君還

朝趙侯亦以憂去張公踵而增之趙公復任秀水葉君

在臺遂以記屬之于寶寶慕公忠義久矣且重葉君之

屬于是乎記

祠在縣西北隅前爲石岸以臨進河大建綽襖榜曰宋
陳少陽先生之祠樓門三間入門爲碑亭左右各一中
爲三間二厦公像其中前爲靈臺冶鑄汪黃跪伏之像
左右廡各十間左曰希賢右曰尙友爲棲五間曰有歸
取公自贊語也其下以李公猷像配之扁曰交情表贖
屍之義焉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間在右公之族裔居
之又有三丹亭繕列葉君所題詩蓋趙侯狀云

文天祥... 無錫... 二泉... 邵

寶撰

張之... 蘇... 蘇... 蘇...

張公自贊... 蘇... 蘇... 蘇...

文亦無... 蘇... 蘇... 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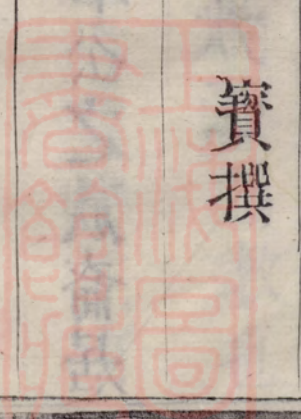
蘇三...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少陽先生墓表

先生朱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忘其身愛
義而忘其死峻節清風昭回史冊貫徹寰區其於君子
之道又何憾焉然而耿耿之靈究不能無憾於九原者
宋季奸臣暴棄社稷先生以太學之士非有一命之榮
升斗之祿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大義以滅六賊
言人所不敢言守人所不敢守今夷考之使當時少試
其言則二帝可返九廟不遷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此

也奈不用其言甘心讒復迨至先生就義骸骨未寒而
金虜亡宋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疏
責薄鍼默可免而汲二國難死而後已誠以君父之讐
不可以不報中國之耻不可以不雪宗廟之尊不可以
蒙腥臊衣冠之化不可以易左衽深憂大慮精計極言
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宗廟安夷狄亡而中國存卽
捐軀捐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先生其以
之若事去時非吾身享無窮之名君國無血食之祀豈

先生之初心哉此所以重爲先生興哀于千載之平也
魁爲童子時讀宋史歷先生傳捧卷泣下者屢矣正德
壬申來守是郡臨郡學閱疏稿凜凜乎若挹生氣用詢
邱墓謂墮榛蕪追遠胄出家狀獲覩遺容暨就義始末
於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墓門以弔英靈嗚呼

文山峨峨千載如見君子當望以茲先生諱東字少陽
丹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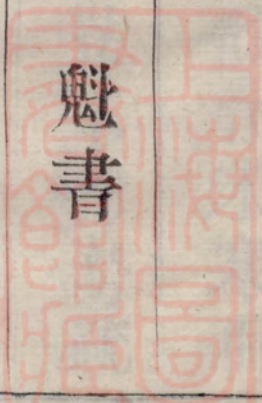
肯

正德八年歲次癸酉夏五月甲子吉旦

長子人

鎮江知府龍谿林

魁書



文山知州于謙吹良哉于當望以效决坐翰東字少則

鎮江知府文叔長則合甲與博江嘉門以甲英靈則判以

浦墓階聖赫燕啟數胃出宋飛翼勝盤容豐慈蓬味未

壬申來守長海湖學閱通飾樂稟平茲賦主展以備

廣益童子御節宋史風長坐軒赫容立不香氣突正於

光坐之亦办於此也以重為共也與哀于于維文下此

祭少陽公文

維

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三月己丑朔越九日丁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葉忠謹以少牢之儀致祭於

宋修撰陳少陽先生之靈曰唯公才匹賈生主非文帝忠比朱雲朝無慶忌乃以布衣而干廷議言發禍從勢所必至從容赴難愷以取義輿櫬自隨竟酬厥志嗚呼公身雖亡公忠則遂精貫白日氣塞宇內遙千與遊斧鑕

奚避視彼汪黃穢若狗彘決此江流難浣腥膩君心尋
 寤存沒衰馳如臆斯開光生泉隧得失較量霄壤何翅
 忠也夙企高風今經故地作廟安靈永修祀事新宮翼
 宋翼漕渠泌二千萬斯年有虔無墜茲當落成潔陳穀載
 公其來歆鑒此誠意尙饗

五辨十五平救大夷氣三月五日丑曉越此日丁酉

聯

祭少閔公文

潤州先賢祠錄

潤州先賢祠錄

潤州先賢祠錄

潤爲東南名郡山川毓秀人物挺生勲業名節道德文章前後輝映其高風則有若吳延陵季子札漢隱士焦公光宋漫塘劉公宰忠節則桓忠烈公彥範宗忠簡公澤修撰陳公東丞相陸公秀夫以至魏國蘓公頌文簡張公綱洪文憲公擬王正肅公之相業直諫王莊定公存石秘閣公曼卿邵安簡公亢大鴻臚包公咸高陵侯韋公昭馬文公懷素許先生渾焦先生干之洪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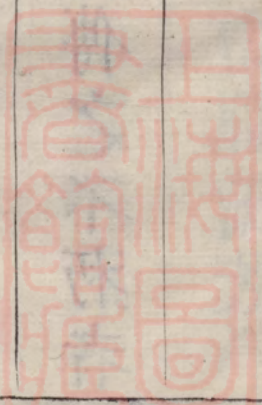
祖德望文學莫不表表如祥靈威鳳取重當時流芳汗
簡足以風勵後人者也郡庠舊有清風大節祠惟陳公
東陸公秀夫二賢特祀餘先正諸公未易軒輊而皆不
預非缺典歟政暇謀於同寅貳守張君春通守歐君仕
昌劉君文徽節推任君瑋及郡博蕭崇輩各捐俸資稟
請於巡撫都憲劉公廼於戟門之右成賢門之南鼎建
祠宇列季子以下諸賢位於其中朔望率僚屬以瞻拜
聊發潛德之光以激勸後學耳予觀諸賢事實郡志或

遺或畧復與通守劉君攷摭傳記編次成帙名曰潤州
先賢錄將鈔梓以傳四方且以嘉會其鄉之人嗟呼夫
人有古今道無古今潤之來者能以先賢爲師而見用
於時則於相業於直諫於忠節思無愧於先賢退而隱
處於鄉則於高風於德望於文學亦思無愧於先賢斯
爲善學古人將見峻節清風崇勲美謚媿儷前修而後
天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必有續斯錄以同傳之不朽者
矣庸書以爲勸

突昔

天順七年歲次在癸未正月

日



賜進士出身直隸鎮江府知府四明姚

堂識

...

...

...

...

...

鎮江先賢錄序 興脈而並文 公事 廖 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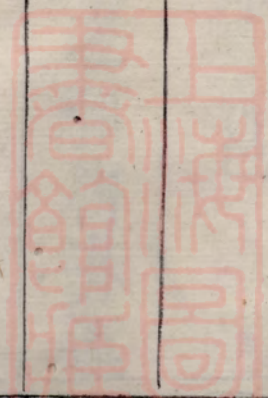
鎮江舊有清風大節祠在郡庠戟門左方以祀宋郡守范
文正公仲淹秘閣修撰陳公東丞相陸秀夫王賢蘓州太
守四明姚君堂改命是郡謁拜禮畢以謂鎮江古之潤州
退而考諸郡誌得自延陵季子至洪先生興祖凡二十人
白於巡撫副都御史劉公建祠於戟門之右以祀之劉公
允焉而郡誌事實不詳復與同寅通守湘陰劉文徵考據
傳記訪於故老於是事實頗悉編次成帙各曰先賢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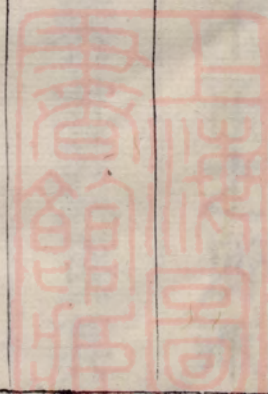
欲錄梓以儀範鄉邦式後學其用心也至矣走書來南京
因秋官郎中張君恂徵予序之予因閱之其第一卷曰高
風則吳延陵季子漢隱士焦光宗劉公宰第二卷曰忠節
則唐桓公彥範宋宗公澤陳公東陸公秀夫第三卷曰相
業則宋蘓公頌張公綱第四卷曰直諫則宋洪公擬王公
遂第五卷曰德望則宋王公存石公曼卿邵公亢第六卷
曰文學則漢包公咸吳韋公昭唐馬公懷素許先生渾宋
焦先生千之洪先生興祖而范文正公事實不錄者非郡

人也先之以像贊申之以事實列傳而其遺文乃各公碑
記弔祭之文皆載焉夫人之生也均稟天地之氣以成形
均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氣以寓理二以主氣苟專乎氣則
其人必失之剛惡專乎理則其人必失之柔善理資氣二
助理斯無所失矣若潤之先賢二十人者其氣理相資無
有偏失故發而爲高風忠節相業直諫德望文學煥乎昭
於當時炳然垂諸後世足以儀範鄉邦表式後學也然非
都憲劉公則廟祀有不成非郡之賢守貳則事實又豈得

而傳乎惟茲先賢事實板行於時豈徒鎮江士子之所取
法將天下士覽而取法焉噫君子之於平時養其氣明其
理出處得其正始終無二致有志者可竟成之若季子之
仁義沒而孔子題其墓桓公之復君除奸宗公之以死狗
國陳公之直道而死陸公之君臣不辱尤人之所難也今
人取法先賢初若甚易然及行有不逮心有所愧然後知
先賢之不可及也若姚君爲郡而急於此其知所先務有
志於先賢者次若將與之齊驅並駕所至之地相先後而

有光也莊亦竊有志焉因序以歸之





亦次出孫亦謙亦志既因京以編之

陳太邱碑文

蔡邕

先生諱實字仲弓潁川許昌人也舍元精之和膺基運
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于鄉黨則恂二焉斌斌焉善
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
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恕以臨下四爲郡
公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
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
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誦上愛不

黷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

隱邱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悶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

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

起補三事佩紆金紫光國垂勲先生曰絕望已久歸巾

待基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

僚賀之皆舉首曰穎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慚于

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于公相之位也年八

十有四中平四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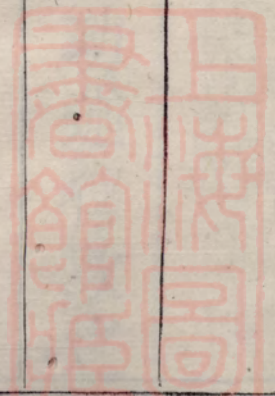
所卒時服素棺槨財用襚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
僚莫不咨嗟巖叟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
謚曰徵仕陳君稟岳瀆之精包靈輝之純天不慙遺一
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縉紳儒林論德謀績
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二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
攸叙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諱沒號不兩宜乎三公遣
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誅
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令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旣正

守終有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椽史前後赴會
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諱元長等五百餘
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于河南尹种府君
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董部大
椽以成斯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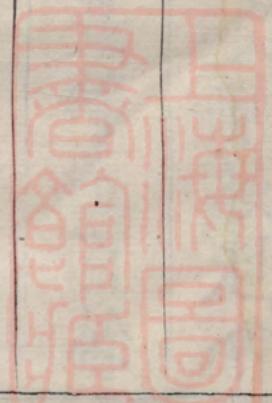
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于皇先生抱玉懷珍如何昊穹
既喪斯文微言杞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於棘

命不可贖哀何可極



命不阿顛矣陝西通志



陳太邱碑

維仲平五年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政之
大經是以作謚封墓興於周禮衛鼎晉銘其昭有實故
太邱長潁川許昌陳實字仲弓含聖哲之清和盡人才
之上美光明配乎日月廣大咨乎

天地辟四府宰三城神化著於民物形表圖於丹青巍
焉其不可尙也洋二乎其不可測也儉約違時懸車致
仕徵辟交至遂不屑就春秋八十有四寢疾而終大將

陳氏宗譜 卷之四
軍賜謚郡後建碑國人立廟先生有二子季方元方皆
命世希有繼暮特立季方盛年早亡亦圖容加謚元方
天在喪毀瘁消形嘔血純孝週哀率履不越於時嘉異畫
像郡國欽盛德之休明懿鍾鼎之碩義乃樹碑鐫石垂

世寵光詞曰

於皇先生冠耀八荒闡德之宇探道之綱繼期立表
以訓四方惟亮天工羣生之望高明允實有馥其芳
載德奕世休有烈光欽慕在人儻有憲章過牧斯州

庶奉清塵棄子而邁靡瞻靡聞嗟我懷矣曷所咨詢
告哀金石式昭其勤

元方公碑

邯鄲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邱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
唐亦以命禹其後媯滿當周武王時祚土于陳君其世
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外兼
百行淵深淪于不測膽智應于無方私裕足以容衆矜
嚴足以正邦然後研几道奧涉覽文學凡前言徃行竹
帛所載靡不坐該其善也豐化焉其誘人也是以令聞
廣譽塞于天淵儀型嘉誨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畧舉

其著于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儒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孝靈之初並遭黨錮俱處于家號曰三君故得常奉供養以循子道親執餽食朝夕竭歡及太邱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戚容彌甚聞各心瞿言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踰也豫州刺史喜懿至德命勅百城圖畫形像于今遺稱越在民口既處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闕乃覃思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

交適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
中平之元禁錮蠲除四府並辟弓旌交至雖其禮命莫
散屈用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
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
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輿
並戒君曷犯鋒矢勤恤民隱馴之以禮教示之以智耻
視事未朞士女向方會刺史敗于黃巾幽冀二州爭利
其土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已致死乃辭而去之于

是老弱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于邳
炎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斯事
成重必不測救君諗布不從遂與成婚送女在途君爲
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奸追女而還離
逃奸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力也唯帝念功命作
尙書命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
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
六月卒惜乎懷道處否登庸日寡實使大業不究元勳

靡建茲海內所爲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
使弔祭郡卿以下臨喪謚有子曰羣追惟蓼莪罔極之
恩乃與邦彥碩老咨所以計功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
石用監於後其詞曰

於穆上德時爲我君固天縱之天鍾絕純命世作則
實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事親
雖處畎畝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隣平原寇深
遂辭其民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詭國惠我無垠

陳氏集卷之四
復命喉舌秉國之均爰登卿士媚茲一人如何穹蒼
不援遐年耿厥在位每懷不申股肱或虧朝誰與詢
煢煢小子號泣於旻勒銘表德久而彌親

